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

這回書說書的先有個交代。列公，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，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樁不相干兒的事，得了驢夫的一句話，救了安公子；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，救了張金鳳——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。殺了一晚，講了萬言，講得來滿口生煙，殺得來渾身是汗。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裡咽，被那「王八的奶兒」嘔得肝火往頂門上攻，直到此時，方喘轉這口氣來，才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。那排插後面還寄放著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，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。若講一個閨門女子，這叫作「不安本分，無故多事」。要講他這種胸襟，這番舉動，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。替他細想去，他是沽名，還是圖利？難道誰求他作的，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？總不過一個「不忍人之心」，才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，英雄肝膽。只是天地雖大，苦人甚多，那裡找得許多的穿紅女子來！聞言少敘。卻說這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，欲待不說，不但打不破張金鳳這個疑團，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他是怎樣一個人，怎生一樁事。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，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，又恐聽書的道是重絮。故此他未曾開口，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「安公子」。這個當兒，張老夫妻兩個因方才險些兒性命不保，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，驚喜交加，匆忙裡並不曾聽得那姑娘叫「安公子」三個字。張金鳳聽得明白，心裡詫異道：「這裡怎生的有個甚麼『安公子』？況且我看這人也是個黃花女兒，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？就說是他的至親兄弟，也該有個稱呼，怎的稱作『公子』？還稱起他的姓來？此事好不明白！」

且不言張金鳳在那裡納悶。卻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裡邊守著那個黃包袱，聽得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，忽而救了一個人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罵一陣，拜一陣，聽得呆了。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，他直不曾聽見。姑娘見他不答應，又連叫道：「安公子，睡著了？」他這才聽得，連忙的答應了一聲：「嘿！」說：「不曾睡。」姑娘說：「既沒睡，下炕來，有話合你說。」只聽他又應了一聲——只是止聽得人聲兒，不見個人影兒。那姑娘急了，又催他說：「怎麼著？」只聽他作難道：「這怎麼樣個下炕法呢？」姑娘道：「怎麼又會下不來炕了呢？」聽他道：「一身的鈕襤子被那和尚撕了個稀爛，敞胸開懷，赤身露體，走到人前，成何體面！」姑娘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方才不是這個樣兒見的我麼？難道我不是個人不成？」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呵，呵，呵！非也，非也！方才是性命吸呼之間，何暇及此！如今是患退身安哪。我是寧可失儀，不肯錯步。」姑娘聽了，說道：「我的少爺，你可酸死我了！這麼著，我給你出個主意，你把那帶子解開，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，系上帶子，套上你那件馬褂兒，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？」

只聽他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緊接著就像是在那裡整理衣裳帶子。

遲了一會，依然不見下來，但聽他咳了一聲，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這更下不去了！」姑娘問說：「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？」

只這一句，再也聽不見他答應。此時把個姑娘惱得冒火，合他嚷道：「是怎麼下不來？你到底說呀！憑他甚麼為難的事，你自己說，我有主意。」他又俄延了半晌，才低聲慢語的說道：「我溺了。」姑娘一聽，心裡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！我這裡又不曾衝鋒打仗，又不曾放炮開山，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尚，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？」這姑娘心裡只管是這等想，但是他已經溺了，憑是怎樣的大本領，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？想了半日，無法，只好作硬文章了，說：「你就溺了，也得下炕來！」不想這話一逼，人急智生，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。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，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裡，把褲子擰乾，拉起襯衣裳的夾襖來擦手，跳下炕來。才一下炕，又朝著那位姑娘跪下了。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，把眉一皺，說：「你怎麼這麼俗啊，起來！」

列公，話下且慢講那位姑娘的話，百忙裡先把安公子合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。在安公子，是個尊重誠實少年，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來歷，商個辦法，早早上路去見他父母，兩隻眼並不會照到張金鳳身上；在張金鳳，此時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、父母的性命，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，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。但是，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，再沒說看不見的。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，外面生得一副月貌花容，心裡藏著一副蘭心蕙性。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，今日萍水相逢，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一派的少年公子，自然不覺得眼光一閃。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，把他羞得面起紅雲，抬手往裡間就走。

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，說：「不許跑，跟姐姐這裡坐著。」

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。這才向安公子道：「我們方才作的這樁事，說的這段話，你都聽明白了不曾？」安公子道：「聽明白了。」姑娘說：「如此很好，免得我重敘。」因指著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：「你看，這二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，你可是個貴家公子，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，何況叫你同他敘禮。但是聖人說的『素患難行乎患難』，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，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，過去見個禮兒。」安公子此時的感激姑娘、佩服姑娘，直同天人一樣。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，他都信得及，豈有個不謹遵台命的？忙答應了一聲，一抖積債兒，把作揖也忘了，左右開弓的請了倆安。張老實慌得搶過來跪下，說：「公子，你折煞我小老兒了！」那老婆兒也是拉著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，口裡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當家花拉的！公子，見禮罷。」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：「這裡還有個人兒呢。這是我妹子，也見個禮兒。」又趕著說：「別請安了，作揖罷。」安公子轉過身來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那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。

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：「老人家，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撿開，擦乾淨了桌子，大家好說話。」張老應了一聲，便一件件的搬出門去，堆在廊下。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地這番琢磨，臉兒也闖老了，膽子也闖大了，也來幫著張老搬運。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，就發起恨來道：「咦，這就是方才那賊充灌我的那毒藥酒！待我來！」說著，提了那把酒壺，站在簷下，向那和尚跟前——一扔，說：「如今我也回敬你一杯！」

姑娘說：「這還要怎麼？沒來由！」

一時張老擦淨了桌子，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凳，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凳坐下。他才回頭向張金鳳道：「妹子，你方才問我的姓名、家鄉、住處，還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裡遭這場大難，前來搭救，不是這話嗎？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。況且你我如浮萍暫聚，少一時『伯勞東去雁西飛』，我這殘名賤姓，竟不消提起。至於我的家鄉，離此甚遠，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，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，也不必講到。話下要問我的住處，說來卻離此不遠，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，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著地的地方兒。」

安公子聽了，說：「這等，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裡住不曾？」

姑娘答道：「差也不多。」公子說：「那有個在雲端裡住的理呢？」

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辯，接著又向張金鳳道：「妹子，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邊，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，我就不知道這府、這縣、這山、這廟有你這等一個人，怎的知道今年、今月、今日、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樁事，會前來搭救呢？」張金鳳道：「既這等，姐姐因何到此？」那姑娘道：「我這個人雖是個多事的人，但事凡那下坡走馬、順風使船，以至買好名兒、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，我都不會作。我今日可是為救一個人來了，卻不是救你。」說著，把臉一沉，手一指，指著安公子道：「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！不知你知道不知道，明白不明白？」

安公子聽了，連忙站起來道：「姑娘，人非草木。方才我安驥只為自己沒眼力、沒見識，誤信人言，以致自投羅網，被那和尚綁上，要取我的心肝。那時，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，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，再有十個安驥，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。此恩終身難報，怎說得個不知？只是我知道姑娘前來救我，卻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，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？還求

你說個明白。再求你留個姓名，待我安驥稟過父母，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，香花供養。你的救命深恩，再容圖報。」

那姑娘道：「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，不然，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！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，不必提。我的姓名，你不必問。必要問，我就捏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？」那張金鳳說道：「姐姐，不是如此。便是妹子這裡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。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，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些地步才好。姐姐要不說，妹妹只得又跪下了。」

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，說：「快休這樣。我縱然不說姓名，自然也得說明來歷，不然叫你們大家看著我這個樣兒，還是《平妖傳》的胡永兒？還是《鎖雲囊》的梅花娘？還真個的照方才那秀孽障說的，我是個『女筋斗』呢？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，有等知道我的、認識我的，都稱我作『十三妹』。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。」大家聽了，都稱了聲「十三妹姑娘」。這個地方兒要讓安公子積伶了。他聽了這話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姑娘，你這稱呼，是九十的『十』字，還是金石的『石』字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這隨你，算那個字都使得。」

只見他不容再問，便長吁了口氣，眼圈兒一紅，說道：「你們要知我的來歷，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，我父親也作過朝廷的二品大員。」張金鳳聽了，忙站起來福了一福，道：「是位千金小姐！妹子不知，方才多多得罪！」那姑娘笑道：「你這話更可不必。你我不幸托生個女孩兒，不能在世界上轟轟烈烈作番事業，也得有個人味兒。有個人味兒，就是乞婆丐婦，也是天人；沒些人味兒，讓他紫誥金闈，也同狗彘。『小姐』又怎樣，『大姐』又怎樣？還說句笑話兒：你也見過一個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？」那張老道：「甚麼話！那說書說古的，菩薩降妖捉怪的多著呢！」

安公子接著問道：「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，怎生來得到此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你聽我說。我父親曾任副將，只因遇著了個對頭，——這對頭是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腳色，正是我父親的上司。」說到這裡咽住，把臉一紅，又說道：「卻又因我身上的事，得罪了那廝。他就尋個縫子，參了一本，將我父親革職拿問，下在監裡。父親一氣身亡。那時要仗我這把刀、這張彈弓子，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，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。但是使不得。甚麼原故呢？一則，他是朝廷重臣，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，不可因我一人私仇，壞國家的大事；二則，我父親的冤枉，我的本領，閩省官員皆知，設若我作出件事來，簇簇新的冤冤相報，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，縱然奈何我不得，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，我斷不肯；三則，我上有老母，下無弟兄。父親既死，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，萬一機事不密，我有個短長，母親無人養贍，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。又恐那賊子還放我孀母孤女不下，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，扮作我母女模樣，扶柩還鄉。我自己卻奉了母親，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地方，投奔一家英雄。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，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，不怕勢利的豪傑！不想到了那裡，正遇著他遭了椿不得意事情，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搗盡。是我拔刀相助，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，還給他掙過一口大氣來。他便情願破業傾家，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。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。曹操曾說：『寧使我負天下人，不使天下人負我』我卻是只願天下人受我的好處，不願我受天下人的好處。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，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，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著地的地方，給我結了幾間茅屋，我同老母居住。又承他的推情，那裡村中眾人的仗義，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，老人家頗不寂寞。我才得騰出這條身子來，弄幾文錢，供給老母的衣食。只是我一個女孩兒家，除了針黹女工，那是我生財之道？說來不怕你大家笑話，我活了十九歲，不知橫針豎線，你就叫我釘個鈕釦子，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。我只得靠著這把刀，這張彈弓，尋些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。」

那安公子聽到這裡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世間那有個沒主兒的銀錢？」姑娘道：「你是個紈袴膏粱，這也無怪你不知。聽我告訴你：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。是自己折變了產業，去救你的令尊，交國家的官項，這便是『有主兒的錢』。再如那清官能吏，勤儉自奉，剩些廉俸；那買賣經商，辛苦販運，剩些資財；那莊農人家，耕種刨鋤，剩些衣食，也叫作『有主兒的錢』。此外，有等貪官汙吏，不顧官聲，不惜民命，腰纏一滿，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；又有等劣幕豪奴，主人賺朝廷的，他便賺主人的，及至主人一敗，他就遠走高飛，捲囊而去；還有等刁民惡棍，結交官府，盤剝鄉愚，仗著銀錢，霸道橫行，無惡不作，這等錢都叫作『沒主兒錢』。凡是這等，我都要用他幾文，不但不領他的情，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。這句話要說白了，就叫作『女強盜』了。」公子說：「姑娘言重。據這等聽起來，雖那崑崙、古押衙、公孫大娘、線娘等輩，皆不足道也！『強盜』云乎哉！『強盜』云乎哉！」姑娘忙攔他道：「算了，夠酸的了！」

那張金鳳接著問道：「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個身子，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，況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，怎生有這般的本領？倒要請教。」那姑娘道：「這也有個原故。我家原是歷代書香，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。自從我祖父手裡就了武職，便講究些兵法陣圖，練習各般武備，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。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，便無般的不愛。我父親膝下無兒，就把我當個男孩兒教養。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，閒來也指點我些刀法槍法，久之，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。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，才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，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。若論十八般兵器，我都算拿得起。只這刀法、槍法、彈弓、袖箭、拳腳，卻是老人家口傳心授。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驢兒。這驢兒日行五百里，但遇著歹人，或者異怪物事，他便咆哮不止，真真是個神物。因此任我所為，就把個紅粉的家風，作成個綠林的變相。這便是我的來歷。我可不是上山學藝，跟著黎山老母學來的。」張金鳳也嫣然一笑。

張老夫妻在旁聽了，只是點頭啞嘴。安公子說道：「方才我看那些和尚都來得不弱，那個陀頭尤其凶橫異常，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？今聽如此說來，原來家學淵源，正所謂『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風流』了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你先慢講這些閒話。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，要請教你了。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，怎的個情由，他三位無從曉得，也與他三位無干，此時不必饒舌。只是我臨別的時候那等的囑咐你，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，你到底不候著我回店，索性等不到明日，倉猝而行，這怎麼講？這也罷了，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裡來？倒要請教。」

安公子聽了這話，慚惶滿面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問到這裡，我安驥誠惶誠恐，愧悔無地！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，我在店裡聽了姑娘你那番話，始終半信半疑。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，見了他再作道理。不想那請褚一官的驢夫還不曾回來，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混帳話，我益發怕將起來。正說著，兩個驢夫回來，又備說那褚一官不能前來，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。那驢夫、店家又兩下裡一齊在旁攛掇，是我一時慌亂，就匆匆而走。不想將上那座高嶺，又出椿岔事，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，忽然的一驚，就跑到此地。要不虧兩個驢夫沿途保護，他還不知跑到那裡才止。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，正所謂『飛蛾投火，自取焚身』。姑娘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是我讀書一場，不得報父母的大恩，倒誤了父母的大事，已經十死莫贖了！如今幸而不死，又把姑娘你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，我安龍媒真真的愧悔無地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你也曉得後悔？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。你不但未曾認清我這番好意，你連那驢子的好意都辜負了。聽我告訴你，你方才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，正是你的救命恩人；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個驢夫，倒是你的勾魂使者！」安公子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姑娘，你此話怎講？」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，更摸不著頭腦。只聽姑娘望著大家說道：「今日這場是非，也叫作『合當有事』。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，偶然出來走走。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，遇見兩個人在那裡說話。我騎著驢兒從旁經過，只聽得一個道：『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！』我聽了這話，一想，這豈不是一椿現成的事？與其等他搬運，我何不搬運來用用？因把牲口一帶，繞到山後，要聽聽這椿事的方向來歷。」安公子便問道：「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？」十三妹笑道：「好叫你得知，就是你感激不盡的那兩個驢夫。」說著，便把他怎的抱怨，怎的商量，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，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，怎的到黑風崗要把他推落山澗，拐了銀子逃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才得說明，臨別又如何諄諄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，他到底懷疑不信，以致遭此大難，向張金鳳並張老夫妻訴了一番。

張金鳳這才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。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才如夢方醒，只聽他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龍媒枉讀詩書，在你覆載包羅之下，全然不解。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，竟激動我的性兒了！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？」說著，伸手就拿那刀。十三妹

一把按住，問他道：「你這又作甚麼？這個東西可不是頑兒的，一個不留神，把手指頭拉個挺大的大口子生疼，要流血的。你孃孃爹又沒在跟前，誰給你吹呀？」只見他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這也顧不及許多了，姑娘，你務必借我一用！」十三妹說：「你要作甚麼罷？」安公人道：「我要尋著那兩個驢夫，把這大膽的狗男女碎屍萬段，消我胸中之恨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這樁事不勞費心，方才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，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。你若不信，給你件憑據看看。」說著，向懷裡掏出那封信來，遞給公子。

安公子一看，果然是交驢夫送去的那封信，連說道：「有天理呀，有天理！」十三妹說：「少爺，你別慳我了，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！」安公子這才歸坐。只見那十三妹指著他向張老夫妻並張金鳳道：「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合我是親是故，我合他也是水米無交，今日才見。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，我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？我本來的意思，原是得了那驢夫口裡一個信息，要擎這注現成銀子。及至訪著安公子，見他那番光景，知他是個正人。問起情由，又知他是個孝子。我心裡先暗暗的欽敬，便不肯動手。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，又與我父親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。因此，我從那任俠尚義之中，又動了個同病相憐之意，便想救他這場大難。」

說著，回頭又向安公人道：「俗語說的：『救火須救滅，救人須救徹。』我明明聽得那驢夫說不肯給你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；況且那褚一官我也略曉得些消息，便去請他，他三五天裡也來不了；到了他的娘子，你就等到一百年，也未必來的了。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，不致遭驢夫的毒手，你又怎生的到得淮安？所以我才出去走那一蕩，要把事情替你佈置的周全停妥，好叫你上路趕程，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，人財無恙。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，趕回店來，你倒躲了我。問問店家，他合我言語支離，推說不知去向；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，他才說是兩個驢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了。我一聽，這事不好了！他兩個既不曾到褚家去，褚家這話從何而來？可不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裡去？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坑來，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？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！我就撥轉頭來，順著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。才上得黑風崗的山坡，月光之下，只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的鈴鐺合一個草帽子扔在路旁，我只說這一定是走這路無疑了。不想前行了幾步，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腳蹤兒來。眼前一片荒草，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。一直尋到崗子頂上，越不見個影兒。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，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，也不得些情形，只得順著牲口的腳蹤找了回來，見那牲口腳蹤兒散的散亂，直奔了這廟裡來。至於這座廟裡和尚的行徑，我早已曉得。我一想，這事尤其不妙了。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那驢夫的暗算，依然脫不了強盜的明劫，還不是一樣？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，還不曾見個端的，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，不肯往前走。我看了看廟門，又關得鐵桶相似。我便下了牲口，拴在樹上，一縱身上了山門，往廟裡一望，只見正殿院落漆黑，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。我就蹲身跳將下來。只是我雖會蹲縱，我那驢兒可不會蹲縱。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，把牲口拉進來。見那東配殿裡堆著些糧食，就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裡。然後出來，縱上房去。」

且住！列公，聽說書的打個岔。你聽這姑娘的話，就怪不得他方才把廟裡走了個遍，就是不曾到東配殿了。原來他進廟來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，你我不知。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再講那十三妹說道：「及至我上了房，隱在山脊後一看，正見那凶僧手執尖刀合公子你說那段話。彼時我要跳下去，誠恐一個措手不及，那和尚先下手，傷了你的性命。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，結果了兩個僧人。至於後來的那般禿廝，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。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，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，也是他們惡貫滿盈，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，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，倒也是法門的方便。再說，假如那時要留他一個，你未必不再受累，又費一番唇舌精神。所以才斬草除根，不曾留得一個。安公子，如今你大約該信得及我不是為打算你這幾兩銀子而來了罷？」

說到這裡，回頭又向著張金鳳叫了聲：「妹子，你聽我這話，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，不是特來救你的不是？」張金鳳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要不是姐姐到此，那個救我一家性命？這就不消再講了。」

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，問得閉口無言，只有垂淚。半晌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龍媒真是百口無詞，只是姑娘你也有一些兒欠通之處。」十三妹聽了，說道：「怎麼，說了半天，我倒有了不是了呢？你到說說，我倒聽聽。」

安公子說：「姑娘，你若在店裡就把那驢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，直捷了當的告訴我，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？」十三妹聽了這話，倒不禁笑起來，說：「這話我一點兒不欠通，到底是誰作夢呢！假如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膽有識的人，我說了這話，你自然就用些機關，如此防範。你只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，你還自尋苦惱，弄到這步田地；那時再告訴你這話，不知又該嚇成怎的個模樣，甚而至於益發疑我，倒誤把那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，合他訴起衷腸來，可不更誤了大事了麼？」安公子聽了，連連拍腿點頭，說：「不錯的！不錯的！姑娘，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，俗也罷，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，只有五體投地了！」說著，又拜了下去。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，也不來拉，也不還拜，只說了一句：「這倒不敢當此大禮。」

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：「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笨話：也不用講這個那個，只我們兩家六條性命，都是姑娘你救的。安公子他為官作宦，怎麼樣也報了恩了；只是我們兩口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，女兒又是個女孩兒家，你這樣大恩，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了！」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：「噯！真話的！」

十三妹把手一擺，說：「老人家，快休如此說。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，這話也是欺人。只是我方才說過的，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驢子，我這妹妹還得感激那個沒臉的女人。這話怎麼講呢？要不虧那個驢子忽然一跑，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，被那驢夫推落山澗，我便來救，也是遲了；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，早已遭那凶僧作踐，我便來救，也是晚了。難道這果真是一個兩條腿的畜生、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？這是個天！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裡怎的個支使，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？這便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，天才牽引了我來，正不是一樁偶然的事。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，資財保住了，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；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，身子保住了，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。我雖然句句的露尾藏頭，被你二人層層的尋根覓究，話也大概說明白了。『千里搭長棚，沒個不散的筵席』，你我『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』，恕我失陪。」說著，掖上那把刀，邁步出門，往外就走。

這正是：鏡中花影波中月，假假真真辨不清。

要知那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裡去，下回書交代。